

在文学馆听讲座 精华本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王蒙 余秋雨 等著

挑战 与 和解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 2001/2002 年度

华艺出版社

在文学馆听讲座 精华本

ZAI WEN XUE GUAN TING JIANG ZUO JING HUA BEN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王蒙 余秋雨 等著

挑战

与

和解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 2001/2002 年度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学馆听讲座.挑战与和解:精华本/舒乙,傅光明主编,——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3.8

ISBN 7-80142-503-0

I. 在… II. ①舒…②傅… III. 文学—讲座 IV.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968 号

在文学馆听讲座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王蒙 余秋雨 等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3

电话 (010)82885151

北京通州利民印刷厂

880mm × 1230mm 1/32 10.25 印张 23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ISBN 7-80142-503-0/I·219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缘起

《在文学馆听讲座·精华本》就要出版了，舒乙馆长和光明兄要我从出版者的角度说点什么，不免有些惶恐。书中收录的演讲者都是大家，有的认识，有的心仪很久，再说什么都是“添足”，但为了不负舒乙、光明先生美意，只得谈一点学习感受。

2001年的一天，社里的编辑向我推荐，中国现代文化馆举办了一个很不错的讲座，值得去听听。于是我怀着不妨一试的想法去了，听着听着，我被震撼了，真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后文学馆便成了我时常光顾的地方，有时甚至与家人同往，一起接受文学的洗礼，聆听教诲。听讲之余，到展厅转转，沐浴大师们的光辉，净化自己的心灵，在这喧嚣的闹市中，沉下心来接受文学熏陶，一来可增加修养，二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真乃一件兴事，我现在已然是文学馆的常客。舒乙馆长曾对我说，他的父亲老舍先生在世时便努力推动讲演活动，认为对大众普及文化大有裨益。舒乙馆长继承老舍先生的遗志并发扬光大，让我深感敬佩。

近年来，图书出版业蓬勃发展，好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催人奋进。但也有一些出版者，忽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致使一些不健康的读物面世，造成不好的影响。面对新

形势,“华艺”怎么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给子孙后代多留下点好东西,我想我们对此应该头脑清醒,严肃对待。舒乙馆长、光明将讲座的精华部分汇集成册,定名为《在文学馆听讲座·精华本》,读后我好像又回到了演讲现场,王蒙先生的诙谐幽默,周汝昌先生的深邃渊博,从维熙先生的坚强意志……涤荡着我的心灵……。

文学馆我去的较多,布展高雅朴实,且颇具时代气息,但若能把大师们的书房布成开放式,让普通观众,尤其是一些爱好写作的青少年朋友,与大师走得再近些,对于培养、提高他们的文学兴趣,普及大众文学,将大有益处。

最后预祝中国现代文学馆及星期义务演讲活动越办越好!也祝《在文学馆听讲座·精华本》出版成功。

华艺出版社社长 鲍立衡

2003年9月15日

序

舒 乙

决定出版《在文学馆听讲座》以来,三年来平均一年可以出三本书,每本三十万字,总计大概是近九十人次的演讲记录之总合。

集小溪可成大河。

这又是一例。

不过,这毕竟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于是,决定出一个《精华本》。

《精华本》的收容量大约仅占量的十分之一。

这是量上的“精”。

质上也是“精”的,而且是首要的标准,不必照顾讲演人的名气、地位或者实行“左右看齐”,搞平衡。叫做实行“择优录取”吧。

做这个简单的交待,读者便可以明白《精华本》的学术分量了。

我们期待着读者对它的喜爱和欢迎。

当然,它的出版,也激励我们,将文学馆星期文学系列演讲持久地办下去,只能好,不能坏。那样,我们的《精华本》,或许,也会有自己单独的家族小系列。

最后,感谢中国网通北京市通信公司无偿赞助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义务演讲。

目 录

序 舒乙(1)

挑战与和解 王蒙(1)

◎最美的爱情几乎都在小说里面。

我说《红楼梦》 周汝昌(36)

◎曹雪芹一生难忘女子的才、智、德、恩,一定要感谢她们,结果产生了这部顶天立地、万古不朽的《红楼梦》。

我的文学与人生 从维熙(101)

◎生活中充满悲怆,我完全丢掉了童年时、年轻时候师承的诗情画意,而走向深沉、严峻,唱的是悲歌,而不是喜鹊登枝。

散文:思想与生命的对话 周涛(135)

◎我不赞美苦难,但是我在苦难的生活中愈发感到美的存在。

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 余秋雨(178)

◎思考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快感。

大画《水浒》 黄永玉(223)

◎高雅与低俗不在艺术本身,而在从事艺术的人。

创作与翻译 余光中(254)

◎像李白、杜甫、屈原这样的天才,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维护者、发扬者,中文在他们的手里,我们才发现中文的能量有多少。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 叶嘉莹(288)

◎学习古老的古典诗歌,会在心灵的交汇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提升了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附:《在文学馆听讲座》系列总目录

(2000年至2002年) (316)

挑战与和解

——文学与我们

王 蒙

2001年3月18日



王蒙：1934年生于北平。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入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

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三部曲》，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等，另有10卷本《王蒙文集》行世。

tiao zhan yu he jie

挑战与和解

文学往往对既成规范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挑战。

因为文学家是深刻的人文主义者,他只能围绕着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也包括人的欲望来写作。他必须承认人的欲望,食色性也,他都得承认。特别是小说,它接触到人的欲望,接触到某些人的性的心理,包括接触到某些人潜在的或者暴露的,那种暴力的经验,那种体验乃至这种需求。

我们从更深远的观点,从文化的观点,从精神构建的观点,来接触小说,来接受文学,我们就会用一种更健康的文学观,一种更沉稳的接受的态度,那么我们从文学上就能得到真正的营养。

傅光明:*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对他就不用介绍了,大家一定比我还熟。他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挑战与和解——文学与我们》。我们已越来越不愿思考,小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艺术的小说和生活的我们面临怎样的挑战?让我们来听王蒙先生的演讲。

各位好,有机会在这崭新的现代文学馆和各位交谈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今天实际是以一

* 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在文学馆听讲座》演讲主持人。

个漫谈的形式,想和各位共同探讨文学,特别是其中的小说,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果实,也作为一种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它有一些什么特点。

它和其他的,就是说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法律等等,各种人类文化的结晶相比,文学是显得挺不同。比如说,它的生命力比较长久,特别是自然科学非常明显,人文科学大致上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进化的轨迹,从比较原始的,很多带着假想,带着迷信,甚至于说巫术和邪教的影响,到能够走向开始构建一种科学的和实证的这样一个世界观,这都不是我所擅长的,不见得是我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我想至少是这样子的。到牛顿的力学,然后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拿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医学来说,从放血、刮痧、拔罐子,这些也都很好了,然后有草药,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制剂,然后有抗生素等,它有一个进步的轨迹。有了新的技术以后,往往跑代替一些旧的技术,有了新的理论以后,往往就可以代替原有的理论。可是,文学就很难代替,而且你也很难说进步不进步,文学思潮可以不断地进步,作家的思想可以不断地进步。但是,一部文学史你很难说成是一部进步的文学史。

《诗经》是落后的? 现在出一本二〇〇一年诗集,就是最进步的? 天知道! 小说也是越来越进步的? 新新人类的小说是最进步的? 汉魏六朝的那些笔记小说是落后的? 或者“唐宋传奇”是落后的? 还是《红楼梦》是落后的? 你很难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可以阅读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于千百年前的小说著作。读起来当然是具体的风俗习惯有很多变化,但是最基本的情节,人物的那些悲欢离合,仍然能够引起

我们的一种关切,仍然能够使我们勃然心动,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活在我们当中。在《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她永远就是那么十四五岁,她永远不会老。你想像不出说林黛玉老了,现在有二百多岁了。你不会这样想,林黛玉永远是这样。贾宝玉永远也就是十五六岁的那么一个小公子,挺漂亮的,多情,也很聪明。

我们几乎也想不出来,清朝还有哪套书能够跟《红楼梦》相比,仍然被这么多人所热情地在那儿阅读着,尽管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策论,会有很多书,有些书也很有价值。拿中国来说,能够和长久流传的文学作品相比的,惟有的就是古代哲学家的有些著作,也就是《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这个可以,现在还有人看。但是我有一个怪论,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魅力呢?因为他们是非常文学地写出来的,不是用那种逻辑的、实证的语言,你可以把它当文学书来阅读的呀!不是寓言,就是故事,在文字上讲究,音韵上讲究,有的甚至于像谜语,你可以猜来猜去,可釉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你可以把它当文学的书来阅读。就是说,文学性给了中国先哲们的著作以更长久的生命力。

外国也是这样,比如说《圣经》和《古兰经》都很好读,佛经应该也很好读,但是它们都有很高的文学性。你即使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特别的、虔诚的宗教信徒,你仍然可以把它当文学书来阅读。

有时不同的人都可以喜爱,或者使用,或者援引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对一个作品进行探讨,而且都言之凿凿,都非常有根据。有的肯定文学的作用,可是角度各

不相同。对小说的作用最夸张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说：欲兴一国之政治，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社会，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风俗，先兴一国之小说。总而言之，你要改革中国，你想期待一个新中国的出现，你就必须有新的小说。他说的也有理呀。就是说，小说表达了人们的理想，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期待。这个也不能够完全说是梁启超的发明，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所谓乌托邦主义的作品，你是写《理想国》也好，你是写《新大西岛》也好，那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还有的从一种积极的政治的角度讲，这个小说非常好。比如说，高尔基写的《母亲》，他是直接描写沙皇俄国时期的工人的斗争，据说普列汉诺夫就认为高尔基的《母亲》写得不算很成功，艺术性不是很强。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只是普列汉诺夫，包括我所接触过的中国一些人，也有这个观点。

但是列宁就认为《母亲》写得非常好，合乎时宜，正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需要。这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上来谈文学的，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过，我当时听了真是佩服极了。他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怎么起来的？就是由于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琴南把它翻译成《黑奴吁天录》；说法国大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就是由于《马塞曲》，当时都已经打不过去了，革命者就要失败了，完蛋了，这时候一唱起《马塞曲》来就热血沸腾，一下子把反革命摧枯拉朽，胜利了。我也不知道他讲得对不对，但是我从小就觉得这个文学了不得了，简直就是神功了，对人精神上的作用太大了。

还可以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肯定文学。河北省开三级干部会就印发了陆文夫的小说《围墙》，认为陆文夫的小说里写了两种干部，一种干部是光说不练，一种干部是埋头苦干。“实干兴邦，清谈误国”，中国就是需要实干的干部，所以把这个发给大家了。

据说刘伯承很喜欢读小说《日日夜夜》，因为《日日夜夜》里面有些对巷战的描写，对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战役的描写。我还记得它里面有一个对巷战的描写，红军从一个窗户里头冲到一个楼房里头，一个盘踞着法西斯德军的楼房里头，他人还没站稳呢，拿机枪“哗哗哗”先扫。他来不及看，因为你要等看清楚了，人家早把你毙掉了。据说刘伯承很欣赏这一点，他从战术的角度，觉得《日日夜夜》写得很好。

斯大林肯定考涅楚克写的《前线》，因为《前线》里面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将军，不懂得接受新的事物，就是老粗，苏联老红军。另外还写了一个专门假报成绩的记者客里空，非常有现实意义。此外好像还有人到现在还研究《红楼梦》里头那道菜，叫“茄鲞”。说那个“茄鲞”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王熙凤给刘姥姥吹的“茄鲞”怎么做怎么做……，后来，刘姥姥说：“阿弥陀佛，做这么一个茄子，还得需要一百只鸡。”但是也有人跟我说，有人用这种方法去做菜，最后做起来很难吃。还有人很认真，把《三国演义》里头的“木牛流马”，因为书上面有尺寸，就按那个尺寸，做出来的，马也不是牛也不是，根本不可能起到书上写的那些作用。现在的人分析说，“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独轮手推车，能够在山区行驶，但按那个尺寸做出来，连独轮手推车的作用也起不到。

与此同时,文学又老有点像个异端,在社会上,老处在一个可疑兮兮的这么一个地位。这在中国更有统,比如说林黛玉一次说话引用了《牡丹亭》里面的一句话。《牡丹亭》不是小说,是戏剧。后来薛宝钗对她进行个别帮助,“颦儿,过来,刚才你说什么了?你的话儿是哪儿来的?”林黛玉脸就红了。薛宝钗又说:“我们女孩怎么能读这些呢?我小时候,也爱读这个,当时家里面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不能读这些东西,读了这些东西会移了性情,移了性情,就麻烦了,不要读这些!”薛宝钗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有源远流长和广泛流传的基础。

七十年代,你们在座的年轻人不懂这些名词,岁数大一点的当然知道,“一打三反”的时候,我还在新疆的农村里,来了一个宣传队,在农民里面抓反革命。当时我懂维吾尔语,被革命的宣传队使用。那个组长说,你对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说:“好好,欢迎利用。”所以我给他们当翻译。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他有很多小说,都是在苏联塔什干出品的,有高尔基的《在人间》,还有《纳瓦依》,这都是在中亚最有名的东西,宣传队就把他的这些书全收缴了。收缴以后,我们大队的书记,就找这个小伙子谈了个话,亲切而又严肃的说道:“兄弟,不要看这些书了,这些书看完以后,思想出了问题,你就麻烦了。你当了现行反革命,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中国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说认为文学风花雪月,雕虫小技,狗肉包子,上不了台面的意思。中国古代对诗和散文还比较重视,小说是引车卖浆之流了,甚至有“诲淫诲盗”的内容,总是对它有一种戒心。文学令人产生戒心。所

以,有这样一些现象,就值得我们来分析一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受到读者那么多的喜爱,为什么又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乃至还引起了一种戒心?

那么,我们就谈一下文学特别是小说所具有的挑战性。这个挑战性不是指政治、社会的方面,而主要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考虑,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性。

头一条就是独创性。独创就是挑战,世界上什么事,你想有个发明创造,就是挑战,对已有的模式,对已有成果的一种挑战。当然是挑战,大家原来谁发烧都喝柠檬茶,后来又发明了消炎片,磺胺制剂了,到时给吃消炎片吧,这当然是挑战。原来最快的车是马车,真漂亮,我在波兰参观过一个马车博物馆,那真是太漂亮了,现在的大林肯、雪佛莱、别克那算什么呀?你要看到中世纪那些贵族坐的那个马车呀!你就……有了汽车,有了火车,这都是挑战。中国有很可笑的故事,清朝开始修火车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吓的呀,有反对的,还有不准开的。第一列火车开了一会儿就不让开了,然后火车怎么办,再让牛去拉。反正有很多这一类的很可笑的故事。这种故事在英国也有。

其实干什么都需要独创,但是那种独创性还不像写小说这么明显。你比如说,洗脸的香皂,我们也希望它有独创性,在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四合一”是最好的香皂。后来,我收入也高了点,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前,也出入一些大场面,比如说到中南海去听苏联演员唱歌,我就发现有比“四合一”更好的香皂,就是檀香皂。前几年没完没了做广告的是“力士”,现在最好的香皂是什么?你们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能告诉我

的？但是这香皂它不管怎么变化，你选择了这一样香皂，基本上可以代替那一样香皂。比如说，你家里，你喜欢“力士”，你就买“力士”。你不需要一边用“力士”洗这个手指头，用“檀香皂”洗那个手指头，或者是“舒肤佳”洗那个手指头……，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到安贞医院去吃点药。

可小说不好办，你可以说我喜欢张爱玲的小说，那您就喜欢张爱玲的小说。说我既然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就不需要看王蒙的小说了，那你吃了大亏了。互相不能代替，谁也不能代替，你写得再好，你代替不了我，对不起。作家都在那儿想尽了办法，所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特立独行。这种独创性。而且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性，比如说一个产品出现了一个新的牌子，这也是一种独创。但是这种独创，它不一定是个人的，它是这公司的，你弄不清是多少人在这里边劳动的成果。比如诺基亚 8810 有一阵吹得挺邪乎，这也是不断的创造，但是它里头是集体创造的。

文学，特别是小说，它又非常强调个人，这种个人的独创性有时候会引起人的不安，甚至于会引起社会的不安，这种独创里面就包含了某种超前，既可能是超前的，又可能是个骗局。不要认为打着独创旗号的都是好东西，它可能是骗局，这样的争论全世界至今没有停止。

比如说，现代派的艺术作品，是独创，还是骗局？到现在有说是骗局的，说这完全是骗局，后现代就更是骗局。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独创，这种独创的挑战性可以挑战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当年法国上演左拉的戏剧的时候，剧场门口有盛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这种不成体统的作品搬上舞台。就是说，一